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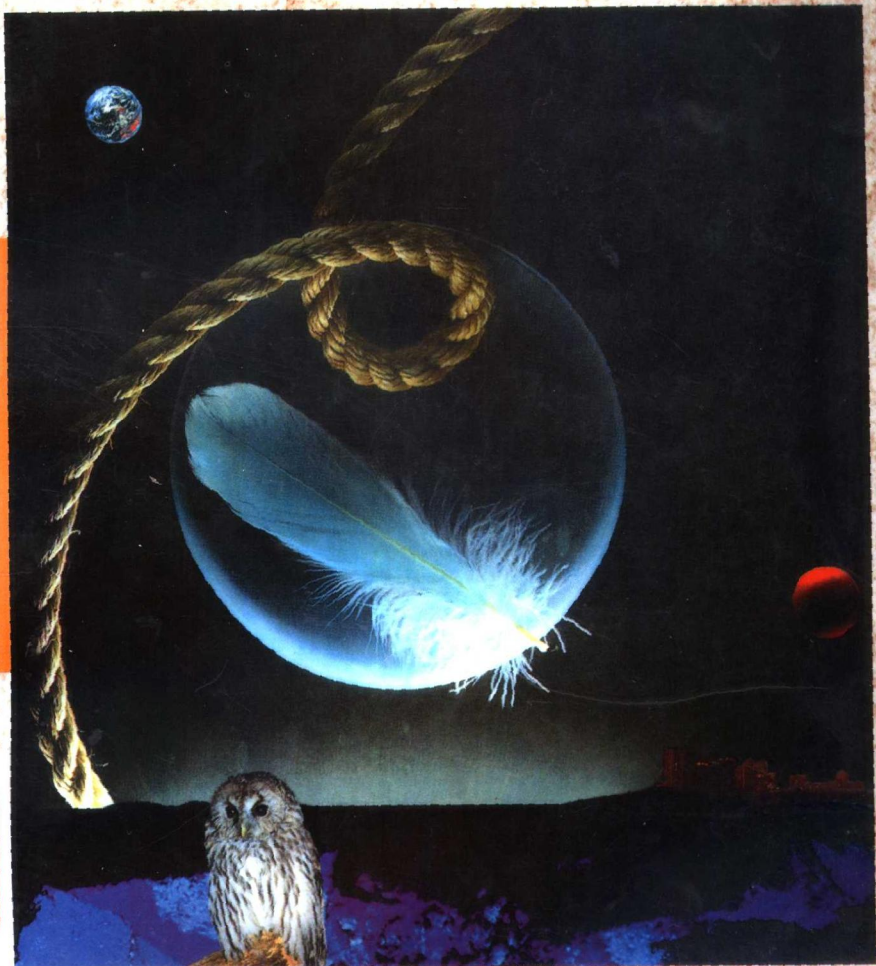
邱华栋



城市斑马丛书

刘心武主编

5



城市中的马群

华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城市中的马群/邱华栋著. —北京:华艺出版社,1996.4
(城市斑马丛书)
ISBN 7-80039-991-5

I. 城… II. 邱…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 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6) 第 07691 号

城市中的马群

邱华栋 著

华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朝内南小街前拐棒胡同一号
编码 100010 电话 66736751)

北京博诚印刷厂

850×1168 1/32 9.5 印张 221 千字

1996 年 3 月第一版 1996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001—10000

(书中如有缺页、错页或倒装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

ISBN7-80039-991-5/I·557

定 价: 13.50 元

《城市斑马系列》总序

刘心武

以系列方式推出的丛书，我们当然不是第一种，也不会是最后一种。

“你们也来凑热闹？”

是的。这个世纪末很热闹。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尤其热闹。文学创作与出版更是热闹空前。有人从这热闹中，看到了“乱象”；有人从这热闹中，看到了希望；也有人还看到了潜流，看到了飞沫，看到了一时还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不同的视角，看出不同的风景，这也是很自然的事。我们主张“面面观”，转悠着观，宽洪大量地观，稍安无躁地观，相信取这样的观法，就会感到，虽确有污水浊流，更有枯枝败叶，但总体而言，是姹紫嫣红，繁花似锦，于是乎眼热心热，手痒技痒，自己也愿加入其中，或栽一花，或添一草，或竟集合数位同好，成丛成簇，在这百花园的一角一隅，自在摇曳，嘤其鸣矣，以求知音，岂不快哉？

“如今图书市场上，已经有多种文学新创作丛书推出了，你们这个系列，有什么特点呢？”

这个系列所收入的，是长篇小说和中短篇小说集；是写九十年代的都市，特别是大都会生活的；作者，以六十年代后陆续出生的为主，因此这些小说，都是反映至今方二十多岁，或三十多岁的一代人的生存状态；虽然你会从这套丛书里读到风格迥异的小说，会被不同的作者所采取的不同叙述策略所构成

的不同文本引出不同的阅读感受，但是，你或许也会发现，这些文字，都是与作者的生命流程与内心体验共时空的，内中跳荡跃动着九十年代都会红尘的鲜活脉搏，或凝聚着作者百般抗争的心路历程，或弥散着一群一族生死歌哭的呼和音韵。

“为什么要用‘城市斑马’命名？”

当然不是无端地取用这个意象，斑马在非洲草原上，与狮豹相比，自属芸芸众生，“城市斑马”当然也就是都会万丈红尘里的芥豆人物；草原上的斑马，以身上的斑纹增强自身的生存机会；城市里，大街上的人行横道，画着“斑马线”，商品包装上，印着“斑马纹”，年轻的“城市斑马”，在滚滚红尘中向往、追逐着他们的成功与发达，沸动乃至煎熬着他们的情感，熔冶炼铸着他们的心性，其中有几多得以从芥豆变为大树，又有几多会“不知所终”，演出多少悲喜正闹的活剧，引出多少感慨唏嘘！——不过，任何意象都怕“界说清楚”，我们现在点到为止；其实，就是无端地取用了“城市斑马”的符码，只要与众不同，不也能在九十年代的文学群落里，蓊翳地自成绿荫么？

这些作品里，会不会冒出随着时间流逝而文学价值愈显坚挺的传世佳构？这些作者，会不会有哪位竟成为下个世纪国人皆尊的大师？作为这套丛书的主编，我不作此想。一切都在不确定中。权威性的筛汰判断，只能来自无情无私的时间。“城市斑马”们珍惜此时此刻。我们有幸生活在这样一个可以说是空前伟大，也可以说是空前诡谲莫测的时代里，我们能从容地写，自在地编，顺利地出版，并与读者们在一条文化江河里，如鱼喋喋，摆尾游弋，化解焦虑，提升心灵，已很快活！

这是我们的一个约会，你答应，你来。

“城市斑马”等着你。

1995.3.10 绿叶居

与生命共时空的文字

——邱华栋小说集《城市中的马群》序

刘心武

1994年快终结时，暴红的小说家王朔宣告“金盆洗手”——不再写小说了，我相信他的这一宣告来自内心的驱动，是真实而郑重的，因而深感遗憾，我并不是一个王朔小说迷，然而我愿意读他的小说。从社会学的角度，王朔的小说给我打开了好几扇窗户，使我增加了许多有益的知识，这些知识往往是从别的地方得不到的，从纯粹的审美角度，他那把一切化为笑谈的独特文本，那直接从最贴近的生活时空中撷取的新俚语，还有凭藉他那鬼聪明“虚构”出的“俗话”，都常常令我忍俊不住，享受到一种怪异的愉悦。

王朔的小说，大体而言，都取材自他本人，或同代人，又尤其是他那一阶层的人，所经历，所体验，所认同或所排拒，所掳获或所失落的生活感悟。这与苏童、叶兆言等与他共享红运的同代作家有所不同，苏童往往写出些他个人生命史开始之前的故事，他落生后哪儿还有姨太太之间的争风吃醋、妓女嫖客之间的情感纠葛呢？但他却把那样一些与他个人生命“非共时空”的故事叙述得那么娓娓动听，真令人羡慕他的才能。

正当王朔宣布他不再写小说，而苏童等的大作越来越“不与时空同步”，像我这样偏爱阅读“与生命共时空的文字”的人，便开始注意有没有那样一种新作家的新作品出现：他的写作，以他个体生命的“现在时”进行，所写的，与我们大体上处于同一个

空间，也就是说，他写的是“与生命共时空的文字”，并且是“最当前”“现社会”。在这样一种阅读需求的驱使下，我发现了邱华栋和他的小说。

严格而言，邱华栋并不是一个“文学新人”，他虽然到1995年才二十六岁，却早在二十岁左右便出版过诗集和小说集，近两年他的小说创作突如泉涌，而且所刊发的园地，由较“边缘”的杂志，向就影响而言在文坛上颇居“中心”的杂志挺进，在1995年年初的几家“大杂志”上，他的小说都被重点推出，比如1995年第一期的《上海文学》封面提要，用二号字开列了四位作家的名字，依次是王蒙、邱华栋、韩少功、白桦；因此，我说我发现了邱华栋，多少有点“偷功”，其实是邱华栋凭借着他的写作实力，首先为编辑们的慧眼瞄中，我只是作为一个“看客”，“坐享其成”罢了。

邱华栋比王朔、苏童他们又小了差不多有十岁。这是最新一茬的作家。王朔的小说，最逼近生活的，大体上也是八十年代的事儿，邱华栋的小说却表现的是九十年代的小青年在九十年代的大都会（基本上是北京）的新状态、新体验、新浮沉与新歌哭，因此，至少对我来说，犹如刚从土里面拔出的小萝卜，碧翠的缨子，鲜亮的皮儿，撕开皮，雪白结实的肉儿立刻冲出一股子虎生生的气息。这小萝卜咬一口真脆嫩，确是“新菜”，自己吃着顺口，少不得帮着吆喝：快来尝新！

邱华栋笔下的九十年代青年，大都不是北京土生土长的有根基有仗恃的，而是从小地方进入到这个瞬息万变的大都会，并立刻在滚滚升腾的万丈红尘里迷失的“马群”。进入到九十年代的北京城，究竟都有些什么样的奇诡景观与新潮生态？我想许许多多的“老北京”也未必清楚，邱华栋的小说可让我们大开眼界，那些像钻石山一样的星级大饭店里，自助餐厅的各色菜肴，迪斯科舞厅里的

霹雳震响，假面舞会中的奇形怪状；还有玻璃幕墙的巍峨写字楼里的白领，郊区豪华别墅室内泳池中的暴富者与揩油者，各种牌号的小轿车在急驶中的秘密……还有穿着英国“死者”摇滚乐队的“褴褛”队服的青年，和怀揣英吉莎匕首的女士，他们的爱与恨，生与死，这些都搅成一团，以浓烈的色彩，喧嚣的音响，诡异的气氛，快速的节奏，朝我们扑面而来。不管怎么说，这是与我们共时空中的真实，当然只是部分的真实，往往又是我们模模糊糊知道，却不得其详的真实，邱华栋以他不怯阵的笔，将那声光色电活灵活现地灌进我们的意识，从这一点上说，他有如王朔——给读者打开了几扇窗户，窗外风光你未必认为旖旎动人，但至少是望望也好。

九十年代的都市风光，王朔不写了；苏童他们的走向是愈远而不是靠近；还有些青年作家结构着基本上是非写实的寓言化小说；也有些青年作家对语言本身、小说结构本身的兴趣大大超过了语言与结构究竟承载什么的兴趣；当然，于是就有了最新一茬的某些青年作家，他们的兴趣复归于写实，但却并不是要复归“旧路”，皈依“古典”，他们之所以要这样写，是因为，一，转型期的中国，急剧地变化、变换乃至变幻着其人文面貌，个体生命如何与从计划经济朝市场经济转化的大潮相处？特别是在似乎人人都在找钱、都向往发财的市俗浪潮中，年轻的生命如何把握自己的灵肉？这样的“时空”，为新写实流派的小说提供了空前丰富与生猛的写作资源；二，他们自身，多半都还处于“功不成，名不就”的状态，在生活里，往往以巴尔扎克《高老头》里的那个穷愁但绝不潦倒的拉斯蒂涅自喻，他们要和所身处的这个大都会，拼一拼自己的机遇，闯一闯自己的命运！因此他们的生命体验流泄到文字中，便很自然地形成了“大真实，小虚构”的文本。邱华栋是这一茬写实派小说家的一个样本。

如果邱华栋的小说仅仅是展览了大都会里市场经济大潮中色

块线条的跃动，只具有社会学的认识价值，那我未必会加以称道。邱华栋说，他写这些小说，是由一股生命的激情驱使，其实，如今更受到文坛尊崇的叙述文本，是冷静，是不动声色，是保持距离，是注重“间离效果”，是“不置可否”，是将一切都归于“复杂难解”。我对上述的叙述策略也是很看重的，并正尽可能融汇在自己的创作里。但我这人不走极端，主张美学前提包括小说叙述策略的文本多元，因此，看到邱华栋这样的出自内心的激情文本，还是很高兴的。其实贯穿在邱华栋小说中的叙述气韵，与其说是激情，不如说是焦虑。对于他这样一位年轻的小说家来说，这种焦虑感实在是难能可贵的。邱华栋笔下的“城市马群”，特别是第一人称的那个“我（多半是作者的化身），在滚滚而来的大都会物质诱惑，以及主要是外来文化的魑魅引力面前，一方面往往身不由己地迎上前拼命抓甚至沉溺乃至沉沦，一方面又不断地自我警策自我忏悔自我拯救，于是，那良知的挣扎，灵魂的煎熬，便对读者有了一种深沉的启示，不仅是一段历史时空中的生命见证，也是通向人性深处的挖掘尝试。

邱华栋毕竟还不成熟，他这个集子里的小说，叙述风格的个性化很不够，有些篇什，其依托性（如往塞林格《麦田守望者》的叙述风格上靠）未免太露。另外，从他若干篇什看，他总体构思能力颇强，确是一位早慧的作家，但一到下笔，限于生命体验与艺术修养的不足，在具体展开时往往开篇气壮如牛，中途回荡勉为其难，再往后如何收束似乎就没辙了，因此结尾时已气若悬丝，这该是他今后写作中要重点解决的一个问题。

一茬又一茬的新作家，尤其是二十多岁的新作家，不断地涌现于文坛，各色各样的千奇百诡的新作品，频频出现在各个文学杂志，而“与生命共时空的文字”依然生机勃勃，我在此惶恐中，真禁不住“遥吟俯畅，逸兴遄飞”！

目 录

总序	刘心武 (1)
序	刘心武 (1)
手上的星光	(1)
城市中的马群	(60)
所有的骏马	(85)
眼睛的盛宴	(147)
云	(160)
跟随象群离去	(170)
猫王	(180)
大声哭泣	(188)
刺杀金枪鱼	(197)
我是风	(206)
一座像钻石山那么大的饭店	(213)
飞越美容院	(222)
乐器推销员	(231)
沙盘城市	(241)
重现的河马	(254)
新美人	(263)
苜蓿花环	(273)
塔	(282)
后记	(292)

手上的星光

我和杨哭从东部一座小城市来到北京，打算在这里碰碰运气。我们都很年轻，因此自认为赌得起，更何况北京是一座轮盘城市，传说这里的机会就像退潮后留在沙滩上的漂亮小鱼儿一样多，我们来到这里也就在所难免。我们都是属于通常所说“怀揣着梦想”的那类人。我和杨哭除了梦想，便口袋空空，一文不名。但我们至少都对自己充满了信心。我们俩离开青春时代还不算太久，因此保留了足够的热情打算把剩下的青春年景在这座城市中消耗掉，借以换取我们想得到的东西。我们能得到的是什么呢？当我们俩第一次站在机场通向市区的高速公路的巨大的立交桥——三元立交桥上，向我们即将进入的城市市区眺望时，涌现在我们心头的一定是一种十分复杂的心情。这座城市以其广大无边著称于世，灰色的尘埃浮起在那由楼厦组成的城市之海的上空，而且它仍在以其令人瞠目结舌的、类似于肿瘤繁殖的速度在扩展与膨胀。我们俩多少都有些担心和恐惧，害怕被这座像老虎机般的城市吞吃了我们，把我们变成硬币一般更为简单的物质，然后无情地消耗掉。这一切都是可能的。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是成功者。在这座

充满了像玻璃山一样的楼厦的城市中，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必须得尝试去爬爬那些城市玻璃山。肯定有人在这里摔得粉身碎骨，也肯定有人爬上了那些玻璃山，从而从高处进入到玻璃山楼厦的内部，接受了城市的认同，心安理得地站在玻璃窗内欣赏在外面攀援的其他人，欣赏他们摔下去时的美丽弧线。

有时候我们驱车从长安街向建国门外方向飞驰，那一座座雄伟的大厦，国际饭店、海关大厦、凯莱大酒店、国际大厦、长富宫饭店、赛特购物中心、贵友商场、国际贸易中心、中国大饭店，一一闪过眼帘，汽车旋即又拐入东三环高速路，随即，那幢类似于一个巨大的幽蓝色三面体多棱镜的京城最高的大厦京广中心，以及长城饭店、昆仑饭店、京城大厦、发展大厦、渔阳饭店、亮马河大厦、燕莎购物中心、京信大厦、东方艺术大厦和希尔顿大酒店等再次一一在身边掠过，你会疑心自己在这时刻置身于美国底特律、休斯敦或纽约的某个局部地区，从而在一阵惊叹中暂时忘却了自己。灯光缤纷闪烁之处，那一座座大厦、购物中心、超级商场、大饭店，到处都有人们在交换梦想：买卖机会、实现欲望。这是一座欲望之都，尤其是当你几乎每天都惊叹于这座城市崛起的楼厦的时候。这一刻我和杨哭都觉得自己的渺小而无助，真的就像是一粒微尘。在这座城市铺开的辉煌灯光的下面，有多少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打算在这里成功的人？这座城市几乎能够包容一切，它容纳各种梦境、妄想和激情，最保守的与最激进的，最地方的也最世界的，最传统的与最现代的，最喧嚣的与最沉默的，最物质的与最精神的，最贫穷的与最富有的，最理想与最现实的，最大众与最先锋的，仿佛是一切对立的东西都可以在这座城市里存在并和平共处，互相对话、对峙与互相消解，从而构成了这座城市奇特的景观。我和杨哭不禁为这座庞大城市的包容性与吸食性而深深地震动了。

具体说到杨哭，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家伙。他身上总是体现了妄想的气质。我们都在南方一所老牌大学念书，在读书期间就已是好朋友。杨哭长得非常英俊，而且还略带些络腮胡子，身上颇有些硬汉气质。他喜欢穿格子西装，扎鲜艳的真丝宽领带，戴窄边墨镜，头发用摩丝打得发亮，梳着小背头的发式。在学校里他总爱把一些简单的事情弄得很神秘。那会儿作为政治系的学生，他成立了类似于政治家俱乐部性质的“灰衣社”，该社有几个在建国前就从哈佛大学毕业的政治、法律系著名教授做顾问，由杨哭担任社长。“灰衣社”的特征是，全体成员无一例外都穿灰色风衣，神色严峻地在校园里穿行。我曾听过一次他们举办的沙龙研讨，那次他们似乎讨论的是有关孟德斯鸠的“法的精神”的话题。我突出的感受是，这是一批小野心家，他们总想把握与掌握远远大于他们生命的东西，比如国家与民族的命运。我想在以空谈和妄想著称的大学校园里，这样的人总是为数不少。我就因此而认识了杨哭，并有些崇敬他。大学毕业那年我22岁，他23岁，对世界和事物充满了向往和足够的耐心，便一起分配到了北京。我们要去的地方，分别是一所大机关和一家艺术剧院，我要去的地方是后者。而“灰衣社”的其他人则做鸟兽散了，旋即没了踪影。

当我们站在三元立交桥上眺望遥远的北京城区时，我想我们想在这里得到的不只是名利、地位，还有爱情和对意义的寻求。杨哭在大学期间一直很“老实”，连个女友也没有，而我则在一次伤心的爱情打击下多少显得有些灰心丧气。我们站了许久，我取出了巴尔扎克的《高老头》，我朗读了该部书中的一个充满了雄心的人物拉斯蒂涅，站在巴黎郊外一座小山上，俯瞰灯火辉煌的巴黎夜景时所说的一段话：“巴黎，让我们来拼一拼吧！”拉斯蒂涅后来周旋于贵妇人的石榴裙边，从而爬上了银行家兼政客的宝座。我朗诵完，我们相视大笑，那一刻在今天想来仍是那么滑稽与悲壮，

随后，我们便钻进出租车，向城市进发了。在我们的视线中，那一幢幢大厦便迎面撞来。

二

回想起我们刚刚来到这座城市的模样，以及随后就被迎面而来的生活淹没的窘态，一切都是那样的始料不及。杨哭在大机关报到之后，旋即被派到延安地区去锻炼。他在那里呆了八个月。在一次他给我的信中，把这次锻炼称之为有趣的下放。他要做的的主要工作是每天晚上，和他所在的村子里的其他干部，趁着夜晚去围堵那些不愿意响应国家计划生育号召的妇女，捉住她们并将其送进医院结扎。“你可以想象在这个穷乡僻壤，那些农民除了白天面对黄土，晚上剩下的就是什么营生了。所以，这里有些村子超生很严重。虽然我在夜间抓住那些妇女，听见她们发出杀猪般的嚎叫而感到于心不忍，但我想我们是对的。”他在信中这么说。八个月后，他终于结束了锻炼，我在一家临街的咖啡馆见到他时，发觉他已多少变得真像个村干部了。那天他从口袋里摸出一张照片对我说：

“我要追她。我爱上了这个女孩。”

我有点儿吃惊，因为过去杨哭是一个不容易对女人动情的人。我拿过照片，我发觉她并不漂亮，形象一般，但娴静、大方，有一种大家闺秀的气质。

“你知道她的父亲是谁吗？”胡子刮得发青的杨哭脸上充满了一种莫名的笑意，接着他说出了一个政界要人的名字。我笑了笑：

“你已经由一个理想主义者变为一个现实主义者了。”

“不，我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不容置疑地打断了我的话，用深邃的目光看着窗外的街景。“有一位同事和我是情敌，我们俩

展开了竞赛。”他自我解嘲地笑了，“你有什么新招数没有？教我两招，你是高手。”

我知道他并没有放弃在政治上谋求发展的想法。在大学里办“灰衣社”时萌发的雄心壮志依旧激励着他，他明白在这座城市中谋求政治上的发展，找一个有背景的女孩做老婆是一条捷径。这是他早就明白的道理。

在随后的约摸半年时间里，杨哭和他的一个年轻同事展开了与前途命运紧密相关的爱情追逐。出于对自己未来前途的宏观设计，他第一次十分投入地开始追求女孩子了。在几个月的拉锯战中杨哭却最终败下阵来，那个女孩闪电般嫁给了她的另一位追求者，杨哭的同事和情敌。

我和杨哭在这年年底一个大雪初霁的日子在天安门广场上散步，风很寒冷。不远处，人民英雄纪念碑巍峨挺拔，有些孩子在广场上放风筝。我们都竖起了风衣的领子，默然无语地走着。雪地已在迅速融化，长安街上六条车道上汽车川流不息，像一条生生不息的河流。遭受打击的杨哭看上去很冷峻，我到后来却哈哈大笑起来，我说：

“说说看，你是怎么失败的？”

“她说我的名字不好，有一个哭字，她说如果我考虑改名字，她就考虑嫁给我。她说这也是她家里人的意见。但我不会改名字的。”他恶狠狠地说，“我不会改的。”

我仍在笑，笑声都惊动了在广场上值勤的卫兵，我说：“你父母当初干吗要给你起名叫杨哭？”

他古怪地看了我一眼：“就因为我生下来后从来不哭，我父母害怕我克了自己，就起了个这个名字。我可不会为一个女人而改名字的，那太可笑了。这是原则问题。”他挥了挥手。

“就这样将大好前程拱手相让了？”我说。

他淡淡地一笑：“另起炉灶呗。不过，我那位同事，在与她结婚两个月后，已调到更重要的部门去了。我不知道他的调动是否与此有关，但他现在所呆的地方，对他在发展上非常有好处。”然后他突然骂了句粗话，“我得重新设计一下自己了。明年春天，我就不会再呆在机关里了。”

至于我，在分配到那家艺术剧院后命运不济。我想这是一个不需要戏剧的时代，因为我们的生活中到处都充满了戏剧情节，几乎比戏剧本身更打动我们，那么谁还会在忙了一天再到戏院看天天都在生活中出现的情节？我在单位报了到，被分配去管理人事档案，每天只需坐8个小时就可以了，一个月可以领到三百多元，要知道在北京这样的地方生活，这点钱连玩一个小时的老虎机都不够，可我偏偏就爱玩老虎机。半年以后，剧院更加不景气，我便从当作宿舍的办公室里搬出来，在一个小区的朋友处租了一套房子住了下来。我辞去了工作，有一个星期我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想我会干什么？我终于决定，也许我会像王朔一样靠写作发财和挣得爱情。我终于决定写作了。

这年春天，杨哭果然从机关中跳了出来，不知从哪里找来了几十万块钱，成立了“宏友公关广告公司”。由于他在那家赫赫有名的大机关呆过一年多，认识的人很多，因此做这种中介公司生意还有底。出于对饭碗的考虑，我便应聘去一家报纸副刊当了编辑，在不坐班的大部分时间里，我都闷在屋子里写作。

有一天杨哭在亚运村附近的“太平洋明珠酒家”举办一个由某家信用社和中国影视老明星们联欢的活动，叫我也去一下，顺便在报纸上发一条消息。他开着花不到十万块钱就买到手的一辆二手黑色流线型“凌志”来接我，他穿着一套深蓝色西装，扎一条灰色领带，衬衣也是深颜色的。“你会在那里看到一大群中国

的老明星们，一群没落的星星。”他笑了，杨哭似乎逐渐地具有了幽默感来对付生活中平庸的东西。

我们钻进汽车，汽车驶入南三环，然后向东驶去。三环路修得不错，我们的车很快就到了亚运村的“太平洋明珠酒家”。远处，一幢幢高层公寓楼、阳光广场、惠普广场的巨型写字楼矗立着。我们走进酒家，发现人已经来了很多了。我叫杨哭忙他的去，自己挑了个位子坐下来，观察着周围的动静。小厅里人头攒聚，这原是白天可以当餐厅、晚上可以唱卡拉OK的地方，靠东面的桌子边，赫然坐着一大堆前几十年在中国影视界名震一时的人物，大多已白发苍苍，女士们也已肥胖臃肿不堪，只是皮肤依然保养得很好。我不由得叹息起来，心想杨哭这家伙不知用了什么招儿，把这么一大堆已遭受冷落的宝贝都搜罗在这里，为一个并不起眼的信用社开成立纪念会？我想这一定是钱的原因。作为承办这次活动的“宏友公关广告公司”，只要出一点小钱，就可以请动这些已经许久无人给他们付出场费的老明星们，叫他们来给一家信用社的成立捧捧场。我知道杨哭一定请不动那些正在红得发紫的大明星，她们一张口保管叫杨哭真的哭出声来，虽然他声称他从来没哭过。商业法则已渗透进我们生活中的各个角落了，我想。

很快地，演出开始了，杨哭作为主持人之一，显得很持重潇洒。另有一个女主持，她的脸我常在中央电视台上见到，在联欢会上显得非常活跃。老明星和名导们一个个上台表演，节目实在不能说不错。老家伙毕竟是老家伙了。小厅里很热，我连续要了好几杯粒粒橙，不动声色地看着人们的滑稽表演，停了一会儿，我忽然看见一个女孩子手拿话筒走上台为大家唱歌，我不由得注意起她来。

她穿一条黄褐色的褶皱超短裙，裙子上还有一些虎皮斑纹。我琢磨这裙子很厚，因为在这初春的日子穿短裙恐怕还不太适宜。她

上身穿一件白色贴身套衫，乳房小巧而浑圆。她有一双显得有些瘦瘦的腿，穿着一双奶黄色亚麻鞋。她长得很清纯，但目光中又流露出历经沧桑的一点忧郁。她的眼睛不大，但很清亮，流转不停。她举起话筒，向大家抱歉说她今天感冒了，嗓子不好，只能唱一首音色较低的歌。然后她唱了起来，大厅里很闷热，她唱的是一首林忆莲的歌。歌名我想不起来了。总之当时客厅里乱哄哄的，谁都没有注意到这个歌女在唱歌。大家都在互相交谈，只有我在注视着。唱到一句音位较高的地方，她的嗓子发出了一声嘶哑的怪声，把几个埋头说话的老明星们吓了一跳。“很抱歉，很抱歉，我的感冒让我的嗓子不太听话。”她尴尬地说。这一刻我感到她的眼泪都要流出来了。但她不，仍是坚持着唱完了她的歌。当她走下台时，一些纯粹是出于礼貌的稀稀拉拉的掌声响起来了。

紧跟着上来一位家喻户晓的著名丑星，他为大家表演了一个小品，一下子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小厅里顿时鸦雀无声。丑星拿出了他的绝技，我没有看他表演，却一直看着那个嗓音嘶哑的歌女。她坐到酒吧台前的小圆椅上，有人递给她一杯冰水，她在向那人点头致谢。人们没有再注意她。她坐在那里，似乎在稳定情绪，眼睛发亮，还有些潮湿。她胸部的起伏渐渐平缓下来，刚才不知所措的劲头没了。忽然她注意到我在看着她，那一刹那的对视约有三秒钟。她露出了一个非常迷人的笑，礼貌地冲我点了点头。由于相隔很远，我也点了点头。丑星表演完了，已过了吃饭时间半小时。杨哭宣布用餐，大厅里乱作一团。想见大家都有些饿了。我也端起了盘子，吃了起来，忽然又想起了那个歌女，四处张望着找她，却未见她的踪影，莫非她已经走了？

用完餐，老明星们喜滋滋而又矜持地拎着纪念品陆续走了。我坐上杨哭的车子，说：“你从哪儿找来这么多宝贝？我是说那批老明星。”